

大家

韩愈的昌黎之情

□冀北仁

中国很多地方以人名命名，很多人也误认为河北省的昌黎县就是以韩愈命名的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事实上，被明人推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韩愈，是河阳（今河南省孟州市）人，一生没有到过河北省的昌黎县，但是韩愈爱自称“昌黎韩愈”，后代人给他编订诗文集也称之为“韩昌黎集”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昌黎县的碣石山上还有一座韩文公祠。

说韩愈与昌黎县没有一点关系也不是事实。据《昌黎县韩氏家谱》记载，后魏时，定州刺史韩均徙居昌黎（今河北昌黎），为昌黎韩氏的始祖，其孙为曹州司马韩仁泰（即韩愈的高祖）。昌黎韩氏是韩氏的一个支族，昌黎郡是韩氏的望出之郡。据记载，昌黎汉称叅（音：lèi）县，唐名石城，辽为广宁县。金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年），因与广宁府重名，而取“黎庶昌盛”之意，更名为昌黎县（与昌黎旧郡无关）。昌黎是韩愈的祖籍，韩愈没有忘记自己的血脉之源，也一直以昌黎为荣，并自称“昌黎韩愈”。

由于一生没有到过昌黎县，韩愈的诗文中也未见有关昌黎的描述，但韩愈有昌黎情结，至死也没有忘记。公元824年，韩愈因病死于长安，葬于家乡孟州市。2006年，韩愈墓作为唐代古墓葬，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。韩愈墓位于河南省焦作孟州市西虢镇韩庄村北半岭坡上。此地北望太行，南临黄河，是一片丘陵地带。墓前有韩愈祠，明

《红楼梦》里的植树经

□郭华悦

《红楼梦》里，元春省亲后，指示府里要多种树。种树这活儿，落到贾芸身上，绝非偶然。贾芸先前所托非人，把希望寄托在贾璉身上，结果吃了亏，到嘴的鸭子硬是让插一脚的贾芹给抢走了。吃一堑，长一智，在种树这事上，贾芸就把眼光转向了凤姐。

经过了一番打点，总算把凤姐哄得高高兴兴，种树这活儿也落到了自个儿的头上。贾芸的一番功夫，总算没白费。这说明，种树看似小事，可也得眼疾手快，找准主儿，下足功夫。正因贾芸吸取了上次失利的教训，总算在种树上得偿所愿。

领到了活儿，就算完了吗？当然不！在贾府，种树这活儿，是因元春而起，不过是个暂时的活儿。也就是说，此时的贾芸，不过是贾府的一个临时工，要从临时工顺利转正，把这短活儿延续成固定活儿，还得继续下工夫。

所以，贾芸的下一步，就是讨好宝玉。贾芸本长得清秀，不讨人厌，加上个性上也是爽朗大方，再刻意下点功夫，自然就把宝玉哄得高高兴兴，认了贾芸当干儿子。宝玉在贾府里，可是个小皇帝。有了宝玉这个“干爹”，贾芸自然不愁没

而在干这活儿的过程中，贾芸又是如何呢？书中提到，贾芸领了二百两银子，但用来种树的，不过五十两。这余下的一百五十两，自然都落入了贾芸的口袋。算一算这利润，足足有七成五，实在令人咂舌。

话说回来，贾芸贪吗？曹雪芹笔下的贾芸，还真不贪。起码，在贾府众多家仆中，贾芸算是较好的。个性上，贾芸颇具豪爽侠气，且知恩图报，再加上第一次干活儿，难免有点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不敢大肆贪渎。况且，就宝玉的个性来说，贾芸若是个满身铜臭的俗人，肯定也入不了宝玉的法眼。可见，贾芸从各方面来说，还算是个好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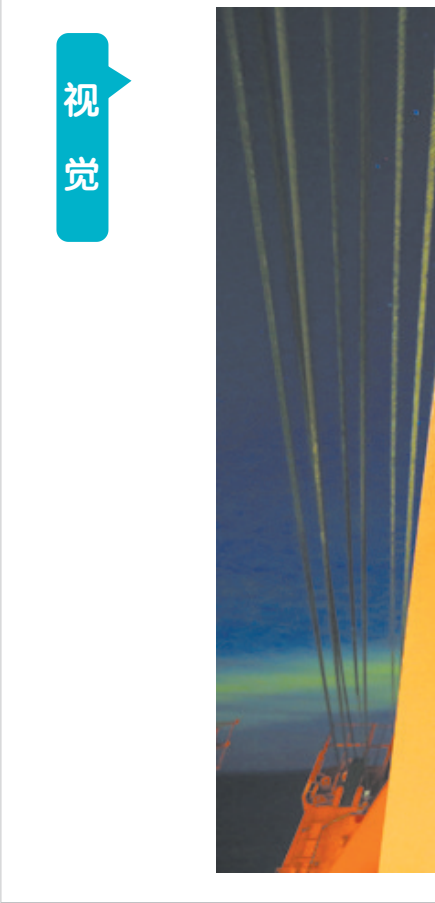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一个好人，二百两银子里头，也黑了一百五十两。那么，其他人呢？读者就可想而知了！当然，这种情况在古代不算新鲜。明朝的隆庆帝吃过比成本贵几千倍的炸果饼，清朝的光绪皇帝也吃过比市价贵几千倍的普通鸡蛋。而贾府里的其他家仆，比如之前提过的贾芹，揩油的胃口远胜过贾芸。相比之下，贾芸确实算好得多了。

可见，贾府里的植树经，说白了，也就是当时的揩油经。

生活点滴

姐姐回来过年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看到她那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沧桑的脸，我的心里便隐隐作痛，我又开始在内心同情我的姐姐了。她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去年年初就背井离乡，外出打工，将一个不到十岁的儿子放在我母亲身边读书，顾不上孩子的学习。她只知道生活，就像生活需要花钱一样，我在城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一个农民工上城里挣钱，一年的收入还抵不上一个老板的一顿饭钱。这次，我没有问她挣了多少钱，我只是将500元塞到她儿子的手中，说一些鼓励他学习的话。孩子开始有些推让，后来，我姐说：“舅舅的，你就接了吧！”孩子接过钱，很感激地谢了我。

说实在的，在这之前，我憎恨过我的姐姐，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。这种憎恨非常强烈，它缘于我父母给予我们不同的爱。在爱的失衡点，我找到了憎恨的理由，就像她找到了憎恨父母的理由一样。在“利益”的面前，一个女孩子哪能挣得过一个男孩子呢？我是父母掌上的明珠



雕刻时光

2015年的第一天清晨，当我打开网页，看到手机屏幕上蹦出这样一个美好的期许——愿无岁月可回头。顿时我的整个心都是暖暖的，感慨颇多。

刚毕业的那段日子，现实跟理想的巨大落差压得我喘不过气。当我觉得无法掌控，无法放弃，又无法前进时，就索性选择了逃避。那时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回到从前。我承认自己有校园情结，学校给了我一段做梦的时光，一段可以穿越漫长的岁月依然新鲜的回忆，一段曾经年轻和美丽的见证，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一中的一个原因。记得那天在面试结束后，我专门去看了看我高中待过的教室，然后在老一中那杂草丛生的旧操场上坐了半个下午。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在那儿都想了几儿什么，

也许我想在那里为自己的青春找到一个安放的角色？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当时的我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憧憬中，没有明白，回得了过去，回不了当初，而只有懂得放开怀抱，才能真正做自己。

后来我被一中录用了，但生活有时就像一部动画片，欢乐上场，突然结尾。我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快乐，于是日子虽然仍在一天天沉浮着，可是那些梦幻的憧憬忽然而然失去了原有的诱惑。慢慢地我开始反思自己，悟到没有什么过不去，只是再也回不去了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机遇和土壤，我不能再背负着那个已经不太可能的理想折磨自己，必须有新的方向。于是我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学生身上，我发现把希望放在他

爱恨的角度

□石泽丰

呀！凡我要的东西几乎都能要到，而姐姐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。比如，只有一个红鸡蛋的时候，姐姐只能垂涎三尺，看我津津有味地吃，所以姐姐对父母的恨是由衷的，她尽过自己最大的努力打骂过母亲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她用穿着的那双小小的、崭新的布鞋使劲地踢我母亲，母亲的小腿都被踢青了，她最多也只不过是疼痛“哎哟”地喊几声，但还要搂过姐姐，说：“乖，那东西腥臭呐！”

每次姐姐这样欺侮母亲的时候，我对她的恨也由衷而来，但我力不能及，我只将将它放在心里，总想找一个机会来好好地报复一下姐姐。因此，这样的恨我一直将它深埋，时间越长，恨就埋得越深。我想，如果这种恨能日积月累到现在，我跟姐姐肯定有一种不共戴天之仇。可事情并非如我所想的方向去发展，它在贫穷的面前拐了一个弯，把我对姐姐的恨抹杀得一千二净。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父母因供不起我们姐弟俩的学费，让姐姐辍学了，那天夜晚，透过姐姐房门的隙缝，

我看到她在昏暗的油灯下哽咽，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，但她竭力地抑制住自己的声音，怕我们听见。日后，当人们问起，姐姐还很懂事地说：“我要帮父母……”

姐姐的辍学又岂止是单纯的利益不公？这是她命运的不幸，还是触碰到了农村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病根？如今，我踩着姐姐命运的梯子走进了城里，而姐姐呢？这次过年见到她，我开始在追忆以前的岁月，反思自己曾经有过的爱与恨。凭着姐姐当时的成绩，她绝对能考上一所好高中，如果姐姐是一个高中毕业生，或者说姐姐通过自己的努力后，已是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她今天的生活会如此窘迫吗？她把自己一生最爱的东西让给了我，甚至把自己的幸福也让给了我，我还有什么恨可记？在遇到坎坷或挫折之后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责怪过父母，如果有的话，我真希望她憎恨的是我。

我想到爱和恨是放在心里的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对姐姐由恨到爱，并没有对

谁说过，我也没有问过姐姐的感受，她是否像以前一样憎恨父母，我没敢问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现在，姐姐已为人妇，已为人母。记得她分娩的那天，母亲过去看她，按我们老家的习俗，母亲挑上面和特意为孩子做的衣被，满载而去，空空而归，待母亲向姐姐告别的时候，姐姐真切地流下了眼泪，她挽留著母亲住上一宿。因为风俗缘故，母亲没能住，她只是叫姐姐好好照顾孩子，好好调养身体，说是隔几日就来看她一次。这个，母亲做到了。每一次母亲去的时候，姐姐都很开心，只是每一次离开的时候，姐姐心里都有些不舍，她总希望母亲待在她身边，总希望母亲陪她一起照看孩子。

是啊，有些事情不能如我们所愿！我们对某一事情的刻意记起，往往又在不经意间将它忘得一干二净，尤其是在时间的长河里，我们回过头来看流逝的岁月，那些不经意激起的浪花，有的竟残缺得如此伤感，如此让人束手无策。

紧不慢又十八的十八盘，从南天门极目远望，我被这里的大自然魅力所折服了。泰山让我一次次思索人与自然的关

系，时至今日，我离开泰山已经二十年了，但我和泰山的情结历久弥新，难以忘怀。

我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南山秀美灵动、雨雾蒙蒙，北山高大伟岸、壁立千仞，昆仑山的积雪、珠峰的冰川，

甚至沙漠里的鸣沙山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走遍了名山大川，经历了岁月沧桑，我开始有意躲避名山大川的诱惑与繁华，转而寻求山的寂静与原始、清新与自然。我开始走进没有游客的无知小山村，那里有满山的翠绿、流动的小溪、如海的竹林。我开始体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清新与灵动，我开始顿悟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，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”的禅意。我感悟着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，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”的幽静。夜晚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山路上，万籁俱静，只有自己的脚步声跟随自己，伫立在黑暗中才

行者无疆

我的大山情结

□李卫国

就是泰山，不是因为泰山是五岳独尊的地位，而是因为我在泰山脚下住了半年时间。在那里，我不是为了修行，而是为了学习外语。在泰安平日的日子里，我终日与泰山为邻，早晚与泰山相伴，清晨与泰山日出同起，夜晚与泰山灯火同归。每天早晨，我迎着朝阳向泰山奔跑，在山间的小溪边读书。每个周末，我都会从泰山的各个侧面向上攀登。我熟悉泰山的每一个景点，无数次踏遍每一级台阶，我一次次领悟会当凌绝顶、一览众山小的豪迈，我一次次走在布满星星的天街上，看人间的万家灯火。登山时，我仰望泰山，登上南天门时我为自己骄傲，回首看紧十八、慢十八、不

能抬头从夜空中瞭望漫天的星斗，和星星说说私密的话，不会被任何人听到。清晨，一个人走在沉睡的大山里，走在林中的小道上，清新、幽静，只有不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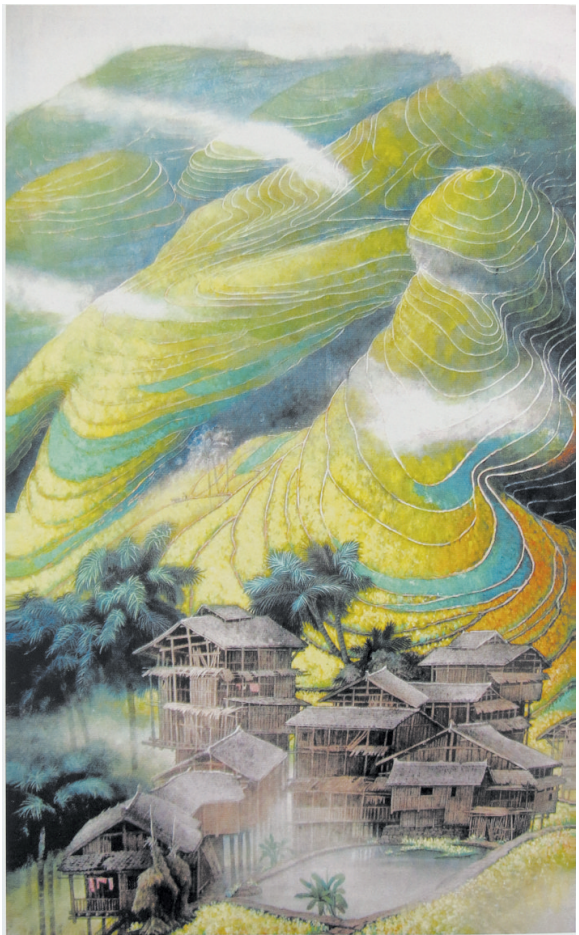
的鸟鸣给你带来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我用手抹去叶上的露珠，用心感知不知名的小野花的召唤，这时的我，心如止水、波澜不惊、物我两忘。遁世成仙，仙者，人在山里也。游完了，走累了，我回到借住的农家，吃着农家大嫂烙的葱花油饼，喝着金黄飘香

国画赏析

苗岭春早

张光奎

作



投稿邮箱：jzrbqzk4@163.com